

2013No2

# 滿鐵研究

ManZie YanJiu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 目錄

## Contents

- 01 卷首语 坐实罪证从甲级战犯岸信介说起

### 特稿

- 02 苏崇民 善用满铁资料

### 譯林

- 04 柳沢遊 从冈部牧夫的研究中继承些什么  
06 许 勇 日文版满铁史书籍剪影

### 史証

- 16 沈克尼 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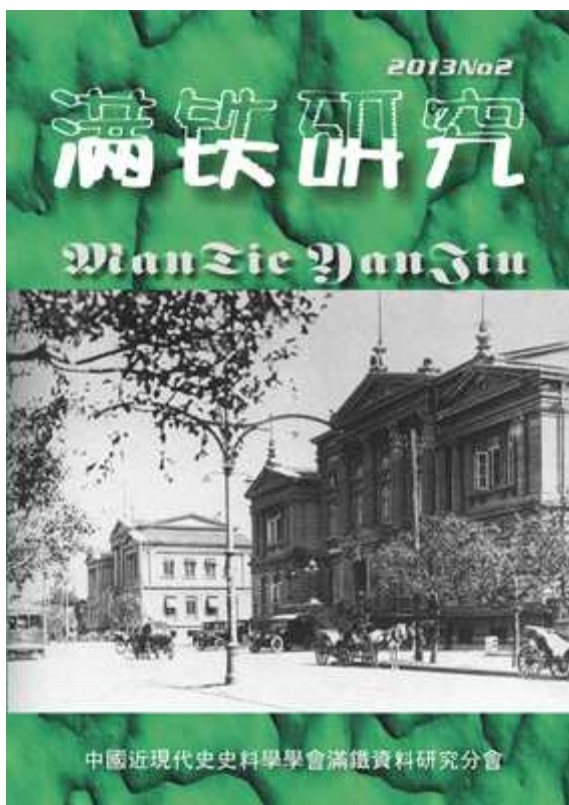
### 文摘

- 24 李 娜 满铁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的“踏查”  
30 王晓峰 满铁对抚顺油页岩的“技术研发”

### 雜俎

- 35 清流叶 想看看旧大连车站的现在形象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 滿鐵研究

##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 关忠良 魏海生

顾问: 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 关忠良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 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 韩宝明

编辑: 《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 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 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 100044

期次: 2013 No2 (总第 18 期)

日期: 2013 年 6 月 28 日

网址: lib.njtu.edu.cn/mt/mtyj.html

###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 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 请注明“转载自《满铁研究》”, 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 揭示历史, 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史证、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 許勇

## 坐實罪証——從甲級戰犯岸信介說起

本期特稿「善用滿鐵資料，清算並坐實日本荼毒平民的歷史罪行」出自蘇崇民教授，是蘇老在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2012 年會上的發言稿。蘇教授是享譽中外的滿鐵史專家，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積累與研究，使得他思想深邃、見解不凡。清算並坐實日本侵華罪行，不單要研究機構，譬如滿鐵調查部，更要研究人物，尤其是那些與滿鐵、滿洲國有關的魁首，因為他們往往是罪惡的謀劃者和實施者。

以蘇老文中提到的岸信介（1896～1987）為例，這位人稱“滿洲之妖”的甲級戰犯，原姓佐藤，其胞弟佐藤榮作亦曾任日本首相。日本侵華時期，岸信介歷任偽滿洲國政府產業部次長等要職，與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長）、松岡洋右（滿鐵總裁）等並稱“滿洲五巨頭”。戰後兩度出任首相的岸信介一貫敵視新中國，並通過血脈將這一反華基因遺傳給其外孫，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從岡部牧夫的歷史研究中繼承些什麼」譯自日文，作者柳沢遊是日本經濟學教授，對滿鐵素有研究，透過岡部先生的學術探索與成果，讓我們對日本的滿鐵研究有所管窺。

「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証」是軍史專家沈克尼的又一力作，沈大校（預備役）的文章之所以耐讀，原因為史料翔實、圖文並茂、論述專業。當然，也與他多年收藏侵華日軍相關舊物不無關係。文中附圖“滿洲事變”從軍紀章、日軍繪制的“九·一八”戰鬥經過圖、日軍當年印制的“九·一八事變”明信片，都是當時日軍制作和使用的，這些物品無疑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有力證據。

「滿鐵對文化名城及古建築的“踏查”」是一個比較冷門的話題，大凡談及滿鐵多從其政治、經濟及軍事層面入手，較少涉及文化及文物分野。滿鐵確實是個貪得無厭的侵略怪獸，它的魔爪不僅伸向鐵路、礦山、港口、學校、醫院、圖書、報刊、電影，連文物和古迹都不放過。與日軍明火執杖燒殺搶掠所不同的是，滿鐵所謂的文物“踏查”，通常都是打着“學術研究”的旗號展開的。

「滿鐵與日本軍方對抚顺油頁岩的“技術研發”」說到的油頁岩是一種可以從中提煉出油品的礦石，抚顺盛產煤，還盛產這種油頁岩。滿鐵投巨資對油頁岩進行“技術研發”，並於 1928 年設煉油廠，開始為日本海、陸、空軍提供各類高性能油品，如文中所述，滿鐵的“抚顺煉油廠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東北石油資源的吸血管。”

「日文版滿鐵史書籍剪影」主要介紹日本近年出版的部分滿鐵相關圖書，與中國大陸滿鐵研究專著風毛麟角相比，日本這方面的出版物可謂琳琅滿目，有全史、外史、發達史、意外史、四十年史、寫真集、亞細亞號、抚顺煤礦、滿鐵調查部、中央試驗所、后藤新平、中村是公……，書名是五花八門，書皮是五顏六色。其中精品若能翻譯成中文，想必會成為國內滿鐵研究重要的參考文獻。

「想看看舊大連車站的現在形象」是一篇博客文章，說的是大連往事和旧照。大連曾是滿鐵總部所在地，看著一幀幀黑白寫真，仿佛又將時光定格在曾經的滿鐵年代。

蘇崇民教授在「善用滿鐵資料，清算並坐實日本荼毒平民的歷史罪行」文中建議《滿鐵研究》開辟一個欄目，專門刊載揭露日本戰爭罪行的文章。本刊將遵從蘇老的意見，從本期開始增設「史証」（暫名）欄目，沈克尼的「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証」便是本欄目刊載的第一篇文章。



## 善用滿鐵資料，清算並坐實日本荼毒平民的歷史罪行<sup>\*</sup>

苏崇民<sup>✉</sup>

钓鱼岛事件告诉我们，不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不打掉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包庇，日本的很多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行特别是在中国的罪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没有彻底肃清。侵华老手的吉田茂（由于他被认为是亲美的而未被列入战犯）和战犯岸信介甚至长期窃据首相职位。至今，日本的右翼政客还在主宰日本的政局，日本的右翼思潮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并且变本加厉，还在主导日本的舆论，毒化日本的人民。军国主义的余孽还在翻历史的账，他们妄想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事实证明，同日本右翼思想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苦的。

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人类史上最野蛮最丧失人性的人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犯下种种滔天罪行，欠下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血债。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二战后中国本着不咎既往和向前看的精神，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希望此后中日之间睦邻友好。可是，日本却以为中国是懦弱可欺，变本加厉地公然挑战中国的民族感情，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地清算历史上日本的各种战争罪行。压制和扑灭日本右翼的嚣张气焰。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5 千多个日日夜夜，日本侵略者无时无地不在制造罪恶。日本的反人道的战争罪行，随手可以举出的就有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等集体屠杀平民的数不胜数的惨案；重庆、成都大轰炸等毁坏城市滥杀市民的罪行；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的暴行；七三一部队等细菌人体实验和生产、扩散细菌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满洲医科大学等医疗机构的活体解剖罪行；以特殊工人名义奴役战俘，军事工程大量屠杀工人的罪行；血债累累的人肉换煤，到处遗留万人坑的罪行；强掠中国劳工到日本和百般奴役和虐杀的罪行；抓劳工普遍建立劳动集中营的罪行；在“粮谷出荷”名义下掠夺农民财产口粮的罪行；大量种植罂粟，毒害民众的罪行；强征慰安妇的罪行，等等。已经揭露出来的虽然只是其罪行的一部分，已经是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战后日本右翼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或矢口否认或讳莫如深。反而大量发表什么开拓团民遭遇回忆录。似乎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他们企图篡改历史，蒙蔽日本的新生一代。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客更是紧锣密鼓，阴谋策划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任其泛滥。

<sup>\*</sup>该文为苏崇民教授在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稿。

<sup>✉</sup> 苏崇民，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否认不了的，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其中，满铁资料就是明证。整个满铁资料就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就是日本侵华的记录。它是在日本侵华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积累的，日本在侵华过程中的暴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类资料中有所反映。中国人亲历者的控诉和证言，日本右翼可以充耳不闻，矢口否认。可是，他们的祖宗形成的满铁资料，却是他们回避不了的。用他们的先辈形成的证据去打他们的耳光，这就是我们满铁资料的整理者可以做到而且是应该做到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满铁资料中反映和涉及日本暴行的有关记载，蛛丝马迹，统统发掘出来。来佐证受害者的控诉，来进一步坐实日本的罪行，来为民间索赔提供支持。

抢夺财产要赔偿；虐杀群众要赔偿；虐杀工人要赔偿；虐待俘虏要赔偿；特殊工人要赔偿；抓捕劳工要赔偿；强虏劳工要赔偿；强制储蓄要赔偿；粮谷出荷要赔偿；慰安妇要赔偿。民间损失统统要赔偿。

我们知道满铁资料数量庞大，内容庞杂，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涉及自然科学、天文地理。不过它主要还是日本侵略的记录。日本的侵略罪行，会作为他们的功绩或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所有这些挖掘出来。予以公布。让日本侵略者的一切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让已知的罪行铁板钉钉，让未知的罪行，无所遁形。让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丑恶被全世界所唾弃。让日本的右翼政客颜面扫地，让日本人民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罪恶历史。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经常接触满铁资料，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线索。我们每个人发现一条线索，合起来就是几十条，将它们公布于众，就是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重型炮弹。

我建议学会的《满铁研究》开辟一个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栏目，专门发布这些信息。使《满铁研究》成为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阵地之一。使满铁资料成为鞭打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我希望参加整理满铁资料的所有人士都投入到这一斗争中，充分利用《满铁研究》这一阵地，将满铁资料中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线索统统挖掘出来。

收稿日期：2013年4月26日

## 從岡部牧夫的歷史研究中繼承些什麼

柳沢遊\*

2010年12月6日，岡部牧夫先生辭世，至今已過去了一年多。我想對他作為一個現代史研究者的成長軌跡，尤其是他對歷史學課題所持立場做一簡略回顧。

1941年，岡部牧夫出生於東京市代代木，1965年畢業於成蹊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之後他經歷了12年的所謂“成蹊學園時代”，做過候鳥，也當過編輯。對生態系統、博物學及西方近代思想史興趣濃厚的岡部牧夫，在大學畢業後便熱衷於有關文化人類學及現代史的研究。60年代末，經大學時期的恩師荒井信一的推薦，岡部牧夫加入了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的寫作班子，並成為執筆之一，他的日本現代史研究者生涯由此開始。

岡部牧夫的研究成果包括，發表在1974年3月第406期《歷史學研究》上的「殖民地法西斯運動的興起與膨脹——滿洲青年聯盟和滿洲協和黨」，該論文闡明了滿洲事變前後青年團體的動向。居住在長野縣富士見町的岡部牧夫，還相繼發表了多篇屬實證研究範疇的論文，內容涉及滿洲農業政策及其實態、滿洲國的統治結構、殖民地法西斯及其魁首等。1980年代，岡部牧夫的研究有所擴展，圍繞著“解決日本現代史難題”、“理清亞太戰爭的細節與起因”等課題，又發表多篇涉及“昭和天皇的歷史性角色”、“如何解讀日本的大陸侵略之途”的論文。

茲以其代表作——「15年戰爭史論——原因、結果和責任」（青木書店1999年）為例，對岡部牧夫的史學關注展開探討。

該書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全面地記述了戰爭的各個階段；一部分敘述了殖民地、佔領期的諸問題；一部分討論了圍繞15年戰爭的“戰爭責任”問題。尤其是有關日本為何發動這場不計後果的戰爭，進而又將戰火擴大這類的研究話題，在該書的各個段落隨處可見。

該書第113頁指出：“（省略）日本實施強權統治和掠奪，結果造成日本的经济實力較之其他帝國主義強國變得更加脆弱，本國的民主政治傳統越發淡漠，加上世界大蕭條的打擊、滿洲事變前後急劇膨脹的軍國主義化及法西斯化，原本從1920年初見端倪的政治及社會領域的相對民主化趨勢（大正民主）迅即被碾壓的粉碎。”

上述論述可參見1970~1980年代的历史學研究成果——《岩波講座日本历史 近代七》（岩波書店1976年）及《講座日本历史 10 近代4》（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實際上，該書中，對於历史的真相皆按照時間的先後給予了具有說服力的闡述，即由於前期獲得了帝國主義權益的實現和擴大，使得侵略行為有擴大的趨勢，且這條路愈陷愈深難以自拔。

1980年代前半期，包括研究經濟史的學者中，“1930年代論”的觀點還是較盛行的。大家都在關注同一個話題——闡述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與軍事的侵略擴張的矛盾與調和。岡部牧夫的功績在於，他在1999年的新時代，首創了對“15年戰爭”的因果關係提出詰問這一論點設定研究法。

從1990年代後半期開始，岡部牧夫在繼續開展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同時，還陸續發表了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實證分析及研究動向之展望的相關論文。大日方純夫他編《講座 戰爭與現代3 如何看近代日本的戰爭》（大月書店2004年）一書

\* 柳沢遊（やなぎさわ あそ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中的“15 年战争与日本的国家、国民”部分亦由他执笔，文中冈部牧夫对影响战争进程的领导层与国民的政治觉悟，以及天皇政治体制的多元化皆进行了外科手术般的剖析，进而厘清了“15 年战争”扩大的脉络。到了 2008 年，冈部牧夫的研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时期。

在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编《日本殖民地研究的现状与课题》(雅典社)、殖民地文化学会等编《「满洲国」是什么》(小学馆)等联合执笔的论文集中，冈部牧夫和他的论文绝对是不能缺少的。与此同时，满铁史研究会压缩、重编了论文集，并由日本经济评论社出版发行了《南满洲铁道会社研究》，身兼编者、(多篇论文的)作者以(及出版事务的)组织者多个头衔，冈部牧夫是该书的头号功臣。在该书的“序章 南满洲铁道会社的 40 年”中，冈部牧夫试图将满铁作为认知历史的新节点。本章论述了满铁职员构成的变迁与其政治进程所附带之关联、15 年战争的扩张与“满洲国”建立对满铁性质的影响。文中在谈到关于满铁的改组和侵占华北时，冈部牧夫特别指出：“这些与军部开始主宰的全面战争体制的构筑设想是密切相关的。”军部的另一构想就是具体制定 1936~1937 年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发生的 2.26 事件(1936 年 2 月 26 日由日本皇道派少壮军人发起的未遂兵变——译者注)及马场财政(以军费开支为首要需求的财政制度，亦称准战时财政——译者注)成为契机，使其开始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 17 页)对于冈部牧夫的观点，有经济史专家著文认同：“从「满铁改组问题」到「在满机构改革问题」，再到新兴财阀日产落户满洲并设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重)，满重取代满铁并成为对满投资和构筑重工业的核心机构，这一系列的步骤预示着军部主宰的管理政策下的重工业的构筑，最终离不开与垄断资本的合作。”(原郎「满洲的经济管理政策的展开」《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第 210 页)2.26 事件(时期)，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满洲各地，对于构筑“军主导”(军部主宰)的全面战争体制，都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冈部牧夫涉猎的研究领域较多，包括日本法西斯史、昭和天皇论、满铁史、移民史等，但无论哪个领域，都没有偏离他终身探究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日本扩大战争最终导致灭亡的原因」。当下的现代史研究者，能否接受冈部牧夫的史学思想，进而将其继承并发展不得而知。对于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业已分家，已无多少兴趣调查战前日本对外侵略逻辑的学术界而言，如何继承并发展冈部牧夫的史学的确是个困难的课题。

(又及)关于冈部牧夫的一生，详见盐谷まき编《一生学生 一生青春 冈部牧夫 1941~2010》(雅典社出版)。

原文出处：日本经济评论社 PR 誌『評論』185 号

### 柳沢遊 (やなぎさわ あそぶ)

1951 年生，1982 年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专业博士课程结业，现任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日本人的殖民地经验——大连日本工商业者的历史》(青木书店、1999 年)、《战时亚洲的日本经济团体》(与木村健二合编 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 年)、《满铁的调查与研究——其神话与实像》(与江田宪治合编 青木书店 2008 年)。

原文出处：《南满洲铁道会社の研究》冈部牧夫编

许勇 编译

# 日文版満鉄史書籍剪影

许勇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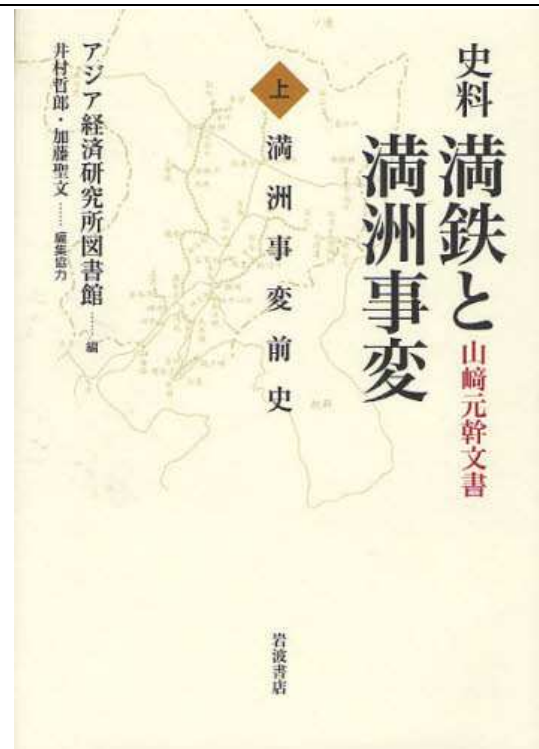
满铁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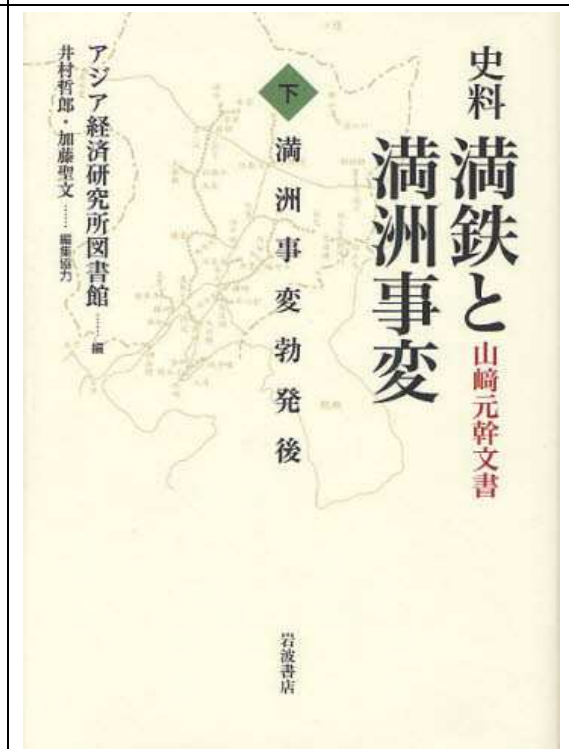
满铁快车「亚细亚」的诞生



满铁与满洲事变 上



满铁与满洲事变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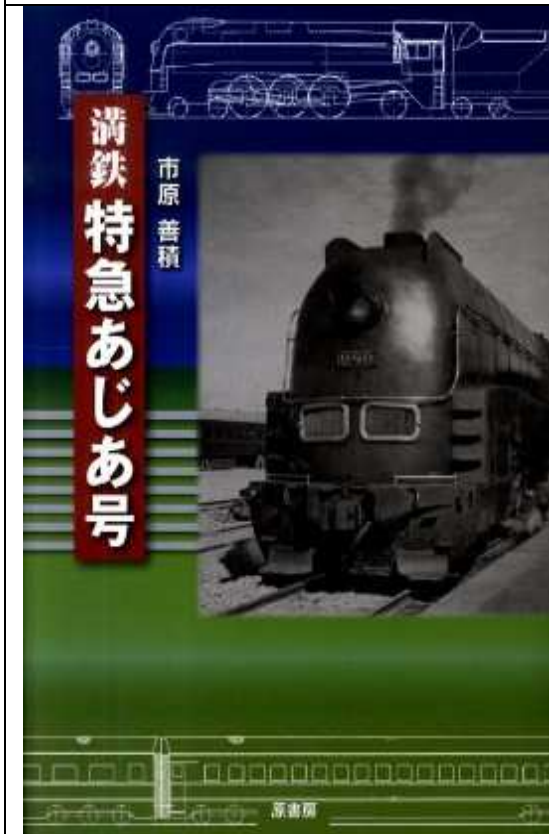
「満鉄」——証言と社報検証の 40 年史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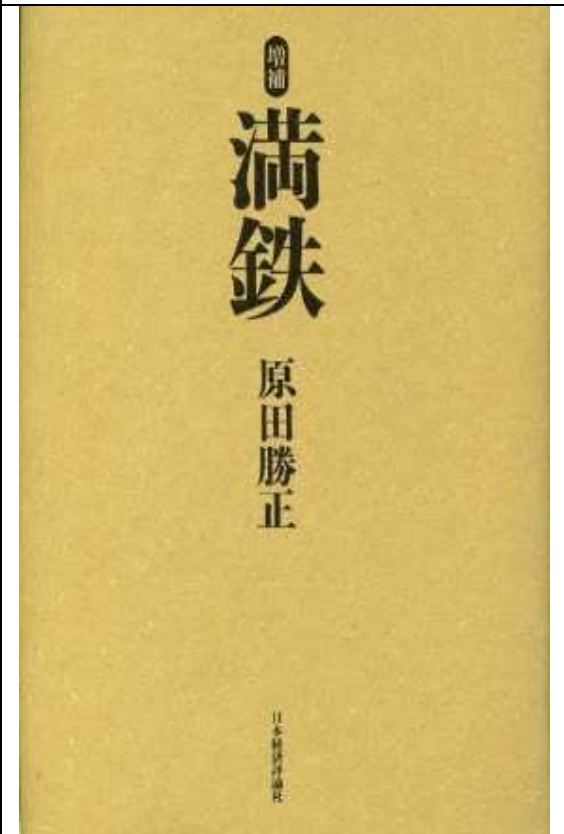
论战「満洲国」及満鉄調査部事件



満鉄快车亚细亚号



満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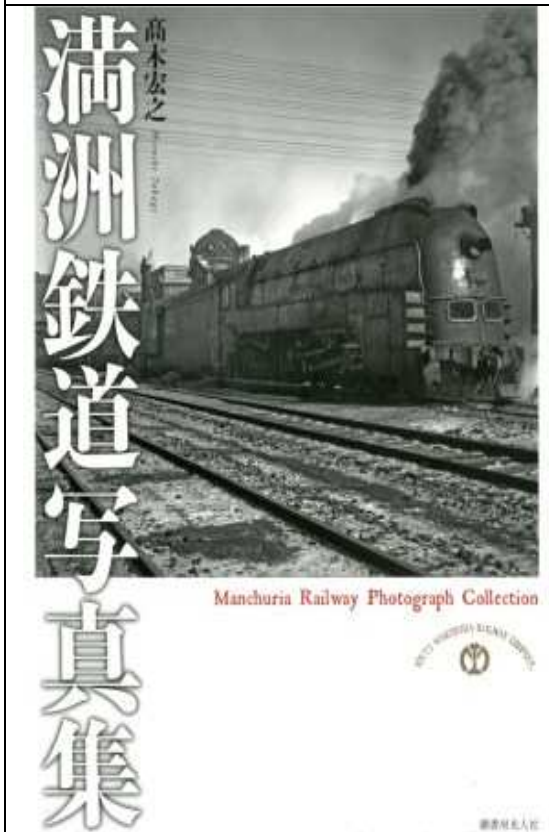
满铁衍生的日本型经济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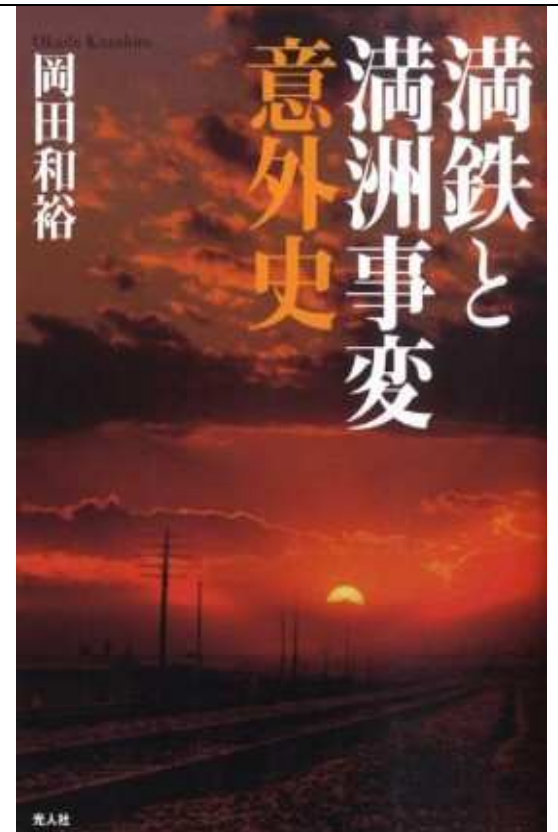
满铁抚顺煤矿与平顶山事件



满洲铁道写真集



满铁与满洲事变意外史



满洲铁路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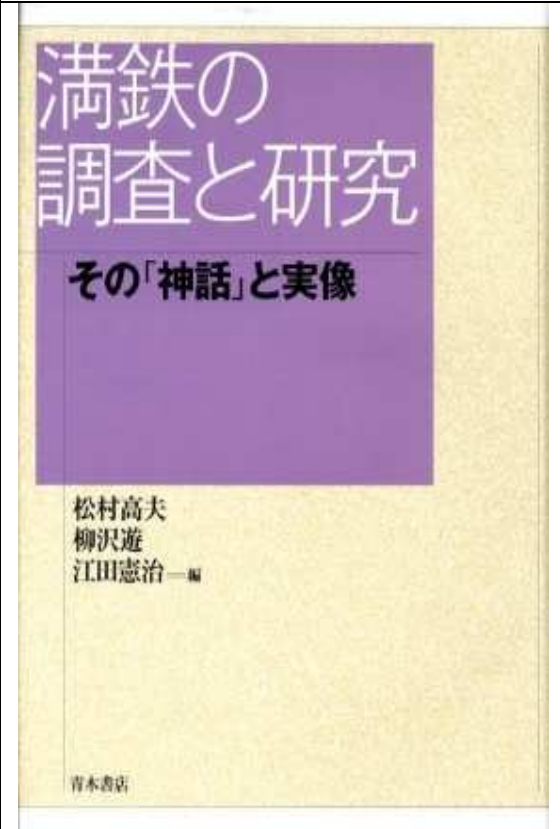
满铁全史——「国策会社」的全貌



满铁四十年史



满铁的调查与研究——「神话」与实像



了解满铁的十二章



满铁调查部的轨迹



满铁调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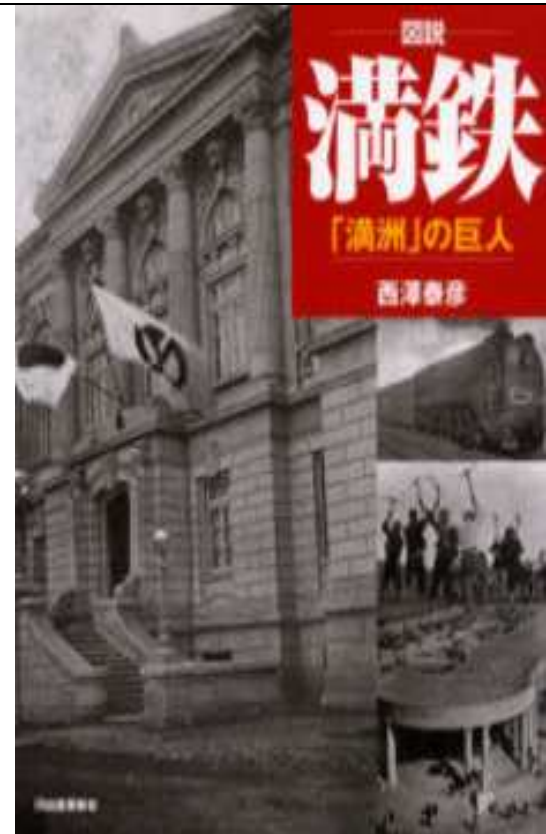
满铁是什么



后藤新平——日本的指南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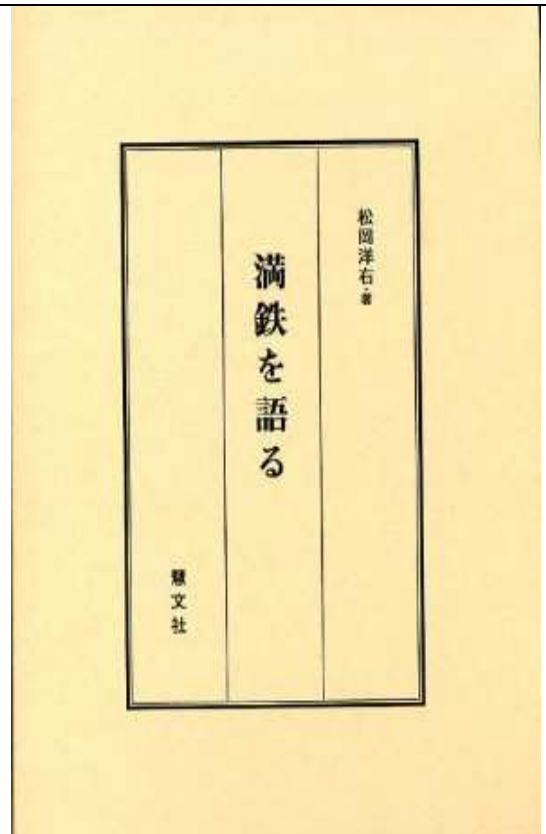
图说满铁——满洲的巨人



满铁——「智囊集团」的生与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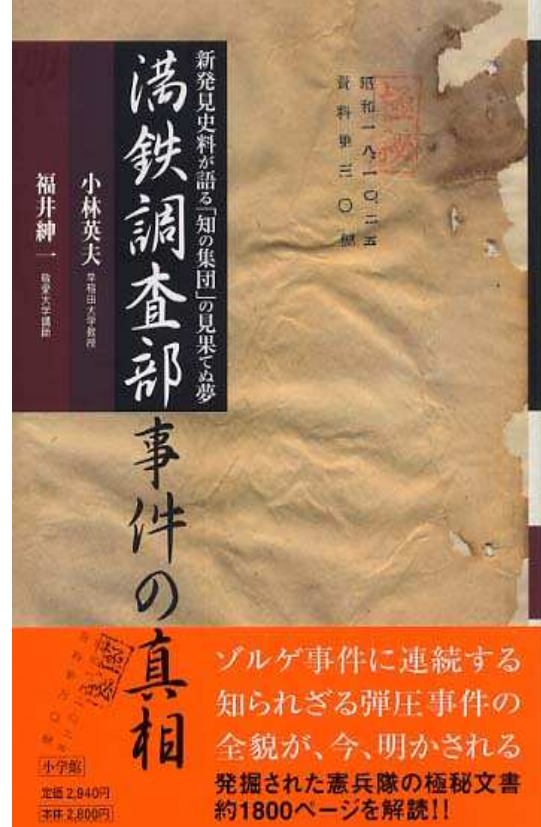
话说满铁



満鉄の輝煌と衰落



満鉄調査部事件の真相



満鉄抚顺煤矿劳工管理史



満鉄経済調査会と南郷龍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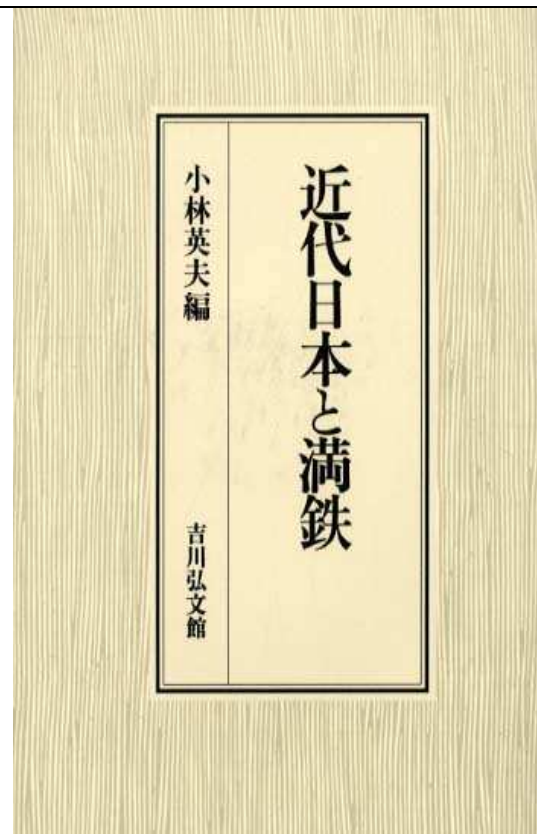
汽笛长鸣的亚细亚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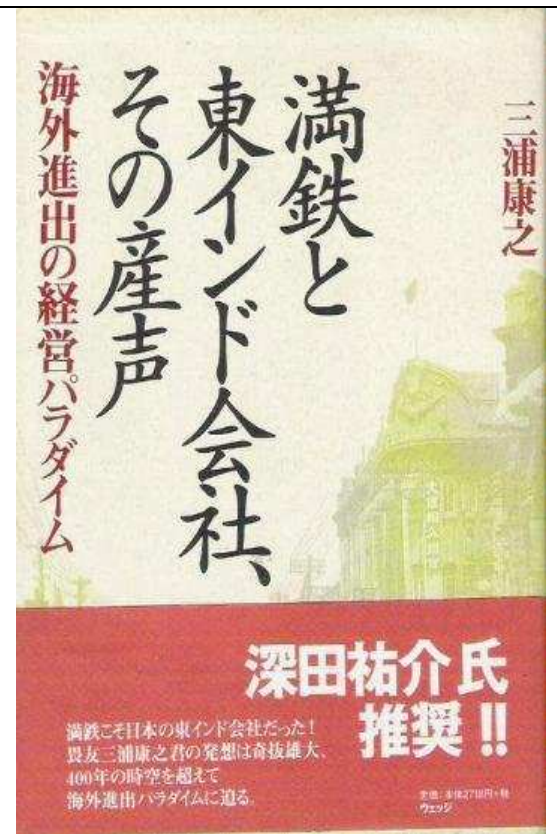
満鉄労働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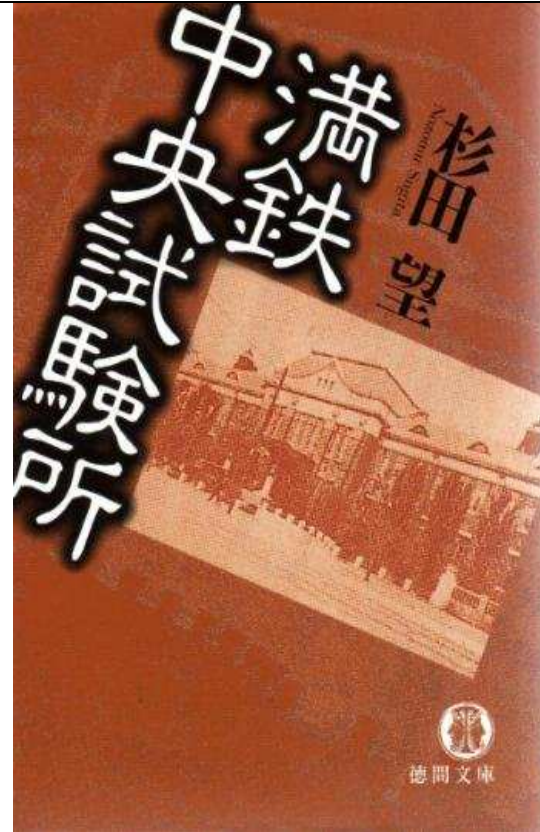
近代日本与満鉄



満鉄与东印度公司



满铁中央试验所



满铁总裁中村是公与夏目漱石



难忘满铁——最新发现的骄人记录



满铁福利船的最后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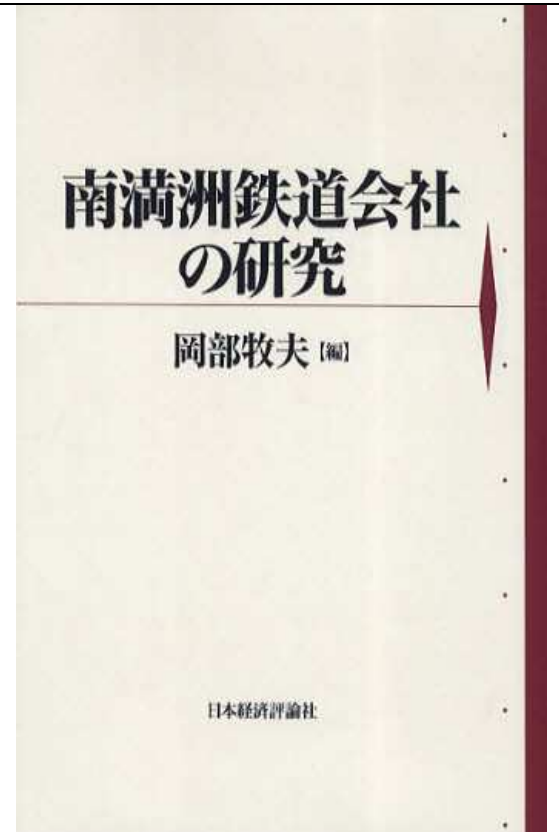




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



南满洲铁路公司之研究



昭和十年（1935）的铁路旅行



战争期间的「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股票



原文出处: <http://www.junkudo.co.jp> 等日文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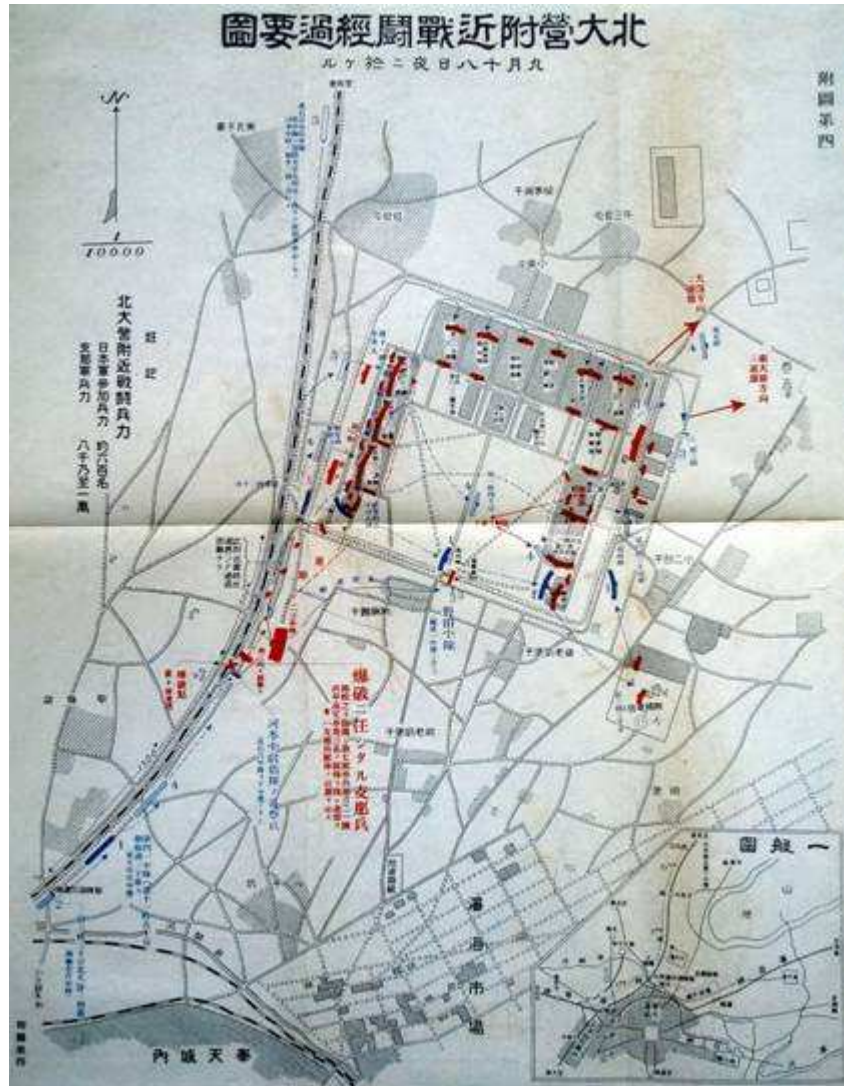
# 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證

沈克尼

“九一八事变”整八十年了，我从文筐中取出从日本讲学时收集来的侵华日军相关旧物。当年日本制作的所谓“满洲事变”从军纪念章，据说每个参战的日军官兵都有一枚。八张一套的“满洲事变”的“军事郵便絵葉”，这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在奉天，即沈阳杀人放火的照片制作的彩色明信片，是日军侵占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带血的史证。还有 1937 年 8 月日本出版的国防教育的读本《学校教练必携》，其中有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突袭沈阳中国驻军北大营的战斗经过要图。图中注记“北大营附近战斗兵力：日本军参加兵力约六百名，支那军兵力八千至一万”。日军将“九一八”作为以少胜多的战例宣扬，称“训练精到，炽烈的攻击精神战胜百倍之敌。”



“满洲事变”从军纪念章



日军绘制的“九一八”战斗经过图

### 回眸“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仅有第 2 师团的 2 个旅团和 6 个守备大队，共 10400 人，加上退伍军人和警察在内总共 23400 人。此外，驻朝鲜的 2 个师团，共 3 万人可迅速进入驰援。而当时驻守东三省的中国东北军有 20 多万，在平津一线还有 11 万东北军主力部队，能迅速回师增援，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组织“参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的兵要地志，并特别安排曾作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熟悉东北情况的本庄繁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在开战前 5 个月由日本仙台调来适应寒区作战的第 2 师团，并从旅顺要塞运来 2 门 240 毫米重型榴弹炮，准备轰击中国军队坚固的北大营。同时日本驻朝鲜的第 19、20 两个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调动，准备随时增援关东军。



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



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





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一夜间日军占领沈阳城。仅武器被日军虏获有飞机260架，火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枝。还有东北全境的地形图……笔者有浓重的军人情节，至今看到这些损失，仍顿足捶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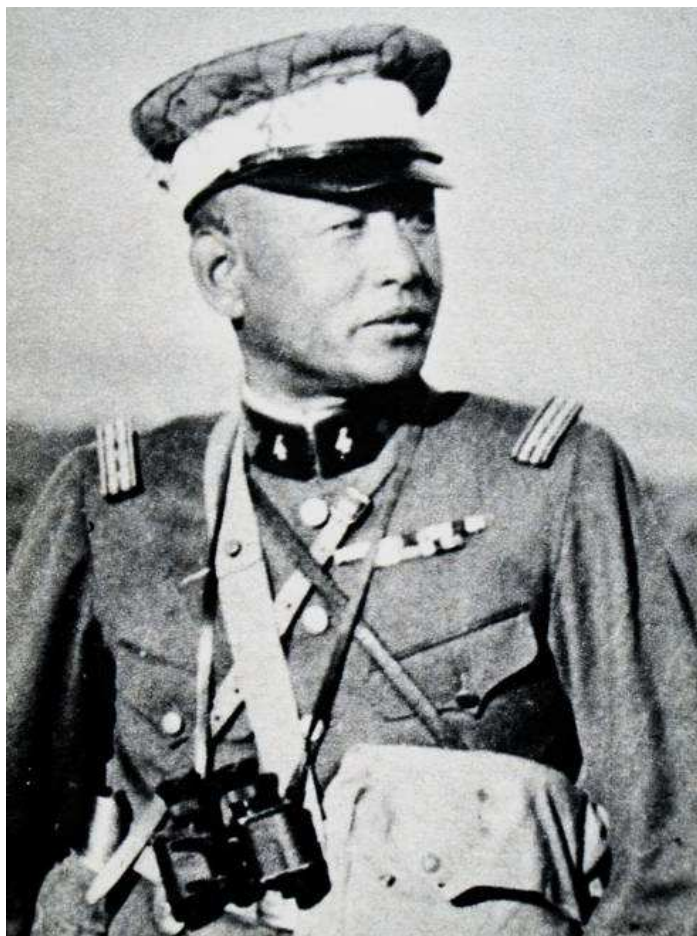
学者李刚在《犁与刀一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中引述美国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一书说，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蒋介石回答“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心“剿共”的蒋介石企图通过外交向当时国际联盟控告日本的侵略。东北军在“不抵抗”命令的指导下，有对

日军的进攻实施统一协调的反击。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自卫，并很快撤出城市和交通线。驻扎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的战斗，但终因孤军奋战而告失败。“九一八事变”4个月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沦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 14 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收利最大的侵略行动。日本掠夺了我东三省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以及劳动力。日本借此摆脱了 30 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31 年到 1937 年，日本军费增长了 7 倍，步枪生产增长了 10.8 倍，机枪生产增长了 3.2 倍，火炮增长了 4.3 倍，飞机增长了 2.8 倍，坦克增长了 38.9 倍，汽车增长了 20 倍。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转变。并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能力。

### 幕后的石原莞尔

说到“九一八事变”，不能不提幕后策划者，时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他还因一手策划了“满洲国”并提出《最终战争论》而出名。这个陆军大学第 30 期的“高材生”做过陆大教官、驻德武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关东军参谋副长、第 16 师团长等职。石原认为未来世界冲突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日本与美国分别代表东、西两个文明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他还在 1941 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强调飞机在未来作战中的作用。还预见到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上的应用“可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这些都被这个军事“天才”不幸言中。



石原莞尔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六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愤青”般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青年将校和参谋们极力推动日本当权者扩大事态，“惩罚”中国，最终导致全面抗战爆发。与之相反，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这个阴谋家似乎是个“明白人”。他在“七七”和“八一三”两次“事变”中，都反对扩大战争。俞天任在《军国幕僚》中精辟总结石原莞尔对华战略思想：“主张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州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然后和美国进行最终的战争。”时至今日看到这个战略构想，我依然不寒而栗。所幸石原莞尔与当权的东条英机意见不和而辞职，其后转入预备役到大学教国防战略去了。

斗转星移，虽然这些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正如抗日老战士迟浩田上将为我国书写的条幅，这是“不能忘记的历史”！

资料来源：《中国国防报》2011年9月14日军事特刊

## 滿鐵對文化名城及古建築的“踏查”<sup>①</sup>

李娜\*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sup>②</sup>古建筑不仅仅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古建筑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复制性，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第 27 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若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加以破坏。然而，自日本踏入中国土地的那天起，中国古建筑或因军事轰炸、焚烧所致，或为日军破坏性抢劫、肆意捣毁，或被改作军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难。1946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经过调查，初步统计出抗战期间中国重要古建筑被毁达 741 处。<sup>③</sup>本文通过论述满铁对中国东北文化遗产制定掠夺政策、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精心细致的“踏查”，来揭示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满铁文化侵略过程中一个特有的现象——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卷入其中，与军人、政客、财阀相互表里，构成文化侵略的主体。

### 一、掠夺东北文化遗产的政策及组织

#### 1. 掠夺文物古迹的政策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预谋者可溯至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官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向日本当局献策掠夺中国文化财富，并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其中有：“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战时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第三条)，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第四条)，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搜集和搬运，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第五条)，战时搜集名品可随战争的胜利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第八条)”<sup>④</sup>。其后，日本政府便据此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规定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收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博物馆。这使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组织化、系统化、规模化，并成为其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铁成立后，这一所谓的“管理方法”遂成为其掠夺东北文物的准则，在长达 40 年的“经营满洲”过程中从未间断过对东北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掠夺。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和战争企图的日益明朗化，满铁对文化财产的掠夺也由早期的低价强买、盗购、盗运转而为野蛮地公开大规模踏查、发掘东北的古建筑和古迹。1933 年，“为了防止古迹毁灭”，由满铁起草，伪满洲国政府于 7 月以教令颁布古迹保存法。9 月公布施行规则并在各地执行。此法规共 12 条，首先规定了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的类别，可谓无所不包：古坟(包括陵墓)、古城寨、烽火台、驿站、陶窑等遗址与战争遗迹，其他有关历史的遗迹还有贝壳古器、土器、骨角器等具有历史价值的；古物类包括碑碣、金石、古玩、服饰、

\* 李娜，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

雕刻礼器、书画等历史宗教美术方面的参考品；名胜包括山林湖沼等风景佳处；天然纪念物包括古代树木等具有地质学动植物学方面价值的天然物。

这个所谓的古迹保存法可以说完全是日本人为其在东北进行考古调查挖掘制定的法规，保存法规定：“非经文教部许可不准变更现状或有影响于保存行为”。而当时的文教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意即未经日本人许可不得随意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保存法的颁布方便了日本对东北古迹的考察和发掘，一旦发现有发掘价值的地方，“应划定地区，对于一般人民禁止或制限特定行为，又命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施行一定之措施”。不仅如此，此保存法的颁布使日本“保存”东北的文物珍宝有了法律依据，如果对于古迹现状之变更或保存有影响，法规规定于原则上虽予以许可或承认，但必要时应附加限制。但“此鉴于古迹保存之本旨，视为当然”，经过许可或承诺者在变更古迹现状施行调查之际，如果“再新发现埋藏物时须将其埋藏物与埋藏物之目录及现状等详细记录，提交给文教部总长以期古迹保存之万全”，加盖特定专章以保存。<sup>⑤</sup>而这些由伪文教部保存的文物，大部分都分散于各文物博物馆“收藏”。另外，古迹保存法为日本劫掠东北文物打开了方便之门。法规中规定，关于调查古迹有必要时，该调查员可以有“入他人土地内为发掘土地去障碍物建设标古标柱等行为”，而且必须携带经文教部长认定的证明券，而这个只有日本人才有权发放的证明券，自然不会落入中国人之手。

此法颁布之后，同年 12 月，伪满文教部即部署各地方官署依据法令迅速详报各地文物古迹的分布情况。根据当时各地呈报文教部的统计，各地呈报上来的调查表共 937 份，所拍照片 317 张，其中调查古迹有 571 处，古物 304 处，天然纪念物 102 处，名胜 77 处。<sup>⑥</sup>东北几乎有价值的文物古迹都备录在案，这些都为日后调查发掘东北的文化遗产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 2. 掠夺和保存文物珍宝的组织和机构

满铁对东北文化遗产的考察组织除最大的情报机关——调查部及下属组织外，还有东亚考古学会及临时成立的各地考古队。另外，满铁殖民当局还建立了一批博物馆及古物保存馆，将掠夺来的文物珍宝分门别类地“陈列”在相应的古物保存馆里，然后伺机运回日本。

满铁调查部：满铁的情报中心。1907 年设于大连，40 年间，它在名称、规模以及调查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一般仍以“调查部”统称之。创立初期把对“满蒙”地区的政治、经济调查作为主要任务，编写了有关该地区的法令、外交活动、民间习俗、文化及各方面经济情况的资料近 300 种，还编辑出版了满铁业务统计资料。到 1941 年调查人员由建立初期的 30 人增加到 2100 多人，每年的经费预算达 1000 万日元。积累的资料达 5 万多份，提出的报告达 6000 多份。<sup>⑦</sup>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是日本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情报机构。

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1908 年设于满铁东京分社，聘请精通东亚历史的白鸟库吉主持工作，对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历史地理进行调查研究。后藤新平认为，“这种历史调查不仅可以刺激研究世界殖民政策的学者，而且对于一般事务也有促进作用”<sup>⑧</sup>。几年后，它以日、德两种文字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和《朝

鲜历史地理》各二卷，并呈献日本天皇。后藤新平表示“有关拓殖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个历史调查的稳固基础之上的”<sup>⑨</sup>。1914 年，该部调查活动终止。

满洲考古学会：1921 年成立，专门进行东北地区古迹、遗址的勘查、搜集及研究。该会的“研究”目的就是企图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寻找合法依据。后来为“满洲学会”取替。1931 年 7 月，曾是满铁会员的八木奘三郎等人提议，由在中国东北从事历史、考古、风俗、宗教等研究的学者或研究机构创立满洲学会，后征求日伪殖民当局的赞同后于 9 月正式成立。该学会创立后，继续满洲考古学会的活动，参加东北各地的文物考察、发掘和文物的洗劫，是日本破坏和掠夺中国东北文物的重要组织之一。

东亚考古学会：创立于 1925 年，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滨田耕作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和满铁会员岛村孝三郎发起，以两所大学为中心成立的机构。目的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北京大学和东京、京都大学之间交换留学生。据说该学会的资金由外务省提供。从 1928 年起，日本每年派一人以留学生身份到中国进行所谓的“考古交流”，曾先后到中国的有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田村实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日本在东北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骨干，为日本劫掠中国东北文物做了大量的先期准备工作。

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1937 年 3 月创立，以伪满民生部及满日文化协会为后援。主要从事名胜古迹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同时结合各县旗市名胜考察状况，举办演讲会、讲习会、展览会、或为见习旅行(旅行考察)提供后援；负责机关杂志——《保存协会志》的出版及与考古有关的图书的刊行。该协会为掩人耳目，除设会长为早年留学日本的卢元善、顾问为爱新觉罗·荣厚外，主事为三宅俊成，成员无一例外全是日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满铁调查部成员及满蒙文化协会会员。从办会宗旨及活动来看，该协会是地道的掠夺东北文物的组织。

各地设置博物馆及古物保存馆：在满铁附属地内，各考古组织根据掠夺文化遗产的政策，大规模地对中国东北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挖掘活动，而劫掠来的大量文物珍宝必须有妥善的保存地和保存方法。因此，日本殖民当局建立了一批博物馆及古物保存馆，将掠夺来的文物珍宝分门别类地“陈列”在相应的古物保存馆里，然后伺机运回日本。在满铁沿线及附属地设立的此类古物保存馆有：旅顺博物馆、金州乡土馆、辽阳古物保存馆、抚顺古物保存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国立中央博物馆新京展示场及民族馆、辑安高句丽博物馆等。还有 5 个不在满铁附属地但分布于东北四省之内的，包括哈尔滨博物馆、牡丹江省东京城古物保存馆、林东史迹保存馆、赤峰博物馆、热河宝物馆。<sup>⑩</sup>这些负责收藏日本掠夺文物的文博机构，是当时日本将大批文物运往国内的中转站，中国大批有价值的文物被劫走，至今下落不明。

其中，旅顺博物馆是当时最大的古物保存馆，而且分类最细最合理，尤其是京大的考古学家岛田贞彦上任后更是面貌一新，成为当时东亚屈指可数的古物保存馆之一。该馆以满蒙及中国本土的考古及风俗展藏品为主体，至 1942 年其收藏的标本达 3 万余件。<sup>(11)</sup>与此同时，由东亚考古学会发起的在关东州内考古发掘的貔子窝遗址(1927)、牧羊城遗址(1928 年)、南山里遗址(1929)等处的考古

文物，以及牧城驿沙岗屯汉墓调查结果全部收藏于此。

## 二、学术研究掩盖下的“踏查”活动

在满铁对东北“经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以满铁调查课、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组织和委派考古专家、人类学家、大学教授、讲师等来中国东北地区，肆意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 1. 对东北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勘察活动

辽古城“踏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多次对辽上京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开展专题研究。从 1908 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对辽上京城遗址文物勘查开始，后江上波夫、田村实造、黑田源次、三宅俊成和大内健等都先后勘查过辽上京城遗址。鸟居龙藏还发表了《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燕京学报》1939）。1942 年他以燕京哈佛学社的名义，出版了《辽代画像古墓》一书，并撰写了一些研究辽代文化的论文，晚年致力于中国

辽代文化的研究。另外，对辽上京城遗址调查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由时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江上波夫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蒙古调查班所著的《蒙古高原横断记》（朝日新闻社，昭和 12 年），此书成为当时了解内蒙古历史文化的详尽资料。这一时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猖獗之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中国，紧锣密鼓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期。因此，其考察目的可谓“路人皆知”。

对东京城（古城辽阳）的考察也是从鸟居开始，其后，多位学者、文化人进入该地区对古迹遗址进行考察，分别发表文章，如时任奉天医大教授、文学博士黑田源次发表《辽阳官署址和寺观》，时任东大教授、文学博士原田淑人发表《从考古学上看辽阳》，时任新京工大教授吉村孝义发表《辽阳城和勘测报告》，三宅俊成发表《太子河的名称及流域》等。<sup>(12)</sup> 这些考察报告全被收入由日满文化协会支持的“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成为日后掠夺文物最翔实的资料。

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县）古城“踏查”：辑安，又名洞沟或通沟，史称通沟城，地处吉林省最南部，地势险要，乃边陲重镇，古时曾名国内城、丸都城，即高句丽王城。日本对辑安古迹的考察由 1905 年鸟居龙藏开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关野贞、今西龙、黑板胜美、滨田耕作、池内赛马、藤田亮策、梅原末治、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先后到集安调查，发表了多篇论著。其中考察、记录高句丽历史比较完整的考古报告，是由日本考古学家池内宏博士和梅原末治博士对高句丽遗迹调查、测绘与试掘后合著的《通沟》（上下卷，日满文化协会资助刊行，1938 年），其中对墓群的壁画考察最为著名。另外，还有著名学者三上次男调查吉林市团山子、骚达沟、集安部分高句丽遗迹；城大教授藤田亮策对延吉小营子发掘，调查大墩台、小墩台遗址，发表《通沟附近的古迹和高句丽的墓制》；三宅俊成受伪满文教部的委托，调查辑安县好太王碑的保存状态及取得此碑拓本，并对辑安

附近的城址、古坟、古碑等做了调查，发表《辑安县城附近的高句丽遗迹与遗物》，所拍壁画及考察成果均由日满文化协会收藏。<sup>(13)</sup>

古渤海国遗址的“踏查”：渤海国是粟末靺鞨人在 8 世纪初建立的，是满族族系在东北建立的地方政权，因居渤海以北，故称渤海国。九一八事变前日本

对渤海国遗址考察只是小规模，只有鸟山喜一于 1915 年撰写的《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撰写的《渤海考》以及松井、池田宏等人的小部分论著发表。(14)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的保护下进入考察发掘疯狂期，主要有：1933 年 6 月和 1934 年 5 月，以原田淑人、池田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两次组织“调查”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共著《东京城》（东亚考古学会，1939 年），在“调查”的基础上，很快组成了挖掘队对其进行发掘。1937 年，受伪满民生部嘱托，京城帝国大学教授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他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陆续发表了《东京城寺址调查略报告》、《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等。这一时期在渤海遗址上的考古发掘是在日本军的刺刀保护下进行的，由于有“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大背景，他们通过非常规的发掘，深入了解所谓的“并未保留自身历史而终于灭亡的渤海国都城”，企图把渤海上京龙泉府“确认为同日本有着浓厚关系的渤海国首都”，其用意耐人寻味。

## 2. 学者在考察文化遗产中的特殊作用

由上述对东北文化古城及古建筑考察的人员成分来看，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活动，并不完全由军人、政客、财阀包办，许多知识分子也卷入其中，他们或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或者走上战场从事教育、医疗卫生、宗教、新闻报道、宣传宣抚、调查和情报收集等工作，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在“思想战”、“文化战”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力。有的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收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15)

日本的学者、文化人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在掠夺中国文化资源方面，日本“中国学”的部分学者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文献的得力帮手，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和经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资源的了解比普通日本人要多得多，这也是日本“中国学”受到日本对华战争政策制定者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对文化遗产的考察及发掘方面，所谓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变为“支那国民性研究”的探讨，通过大量的地区性考古考察，篡改和编造历史，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在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实地勘察活动中，学者、文化人出版和发行了一大批图书，还有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些图书由满铁所属机关直接刊行印刷。这些书籍和文章及资料为日后对中国东北的文化侵略及对古籍、文物珍宝的洗劫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而在其中满铁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从调查发起的部门来看，前期主要是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委派，如八木奘三郎的《满洲旧迹志》三卷（《满洲旧迹志》上下、《续满洲旧迹志》）就完全是由满铁操作，对东北地区已考查核实的古物，进行分类汇编，历时五年完成的，而且此书完成后，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刊行印刷。(16) 伪满成立后，为了加快掠夺的步子及统筹安排，一部分权限才划归伪满政府民生部；其次，从人员配置上来看，这些学者、文化人或者是满铁社员，如岛村孝三郎、八木奘三郎，或者参加满铁的一个文化组织，如大部分人是满蒙文化协会的成员。后期由三宅俊成发起的、众多满铁调查部成员参加的“满洲古

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也是由满蒙文化协会援助成立的；再次，从调查结果的刊行部门来看，学者、文化人对古迹考察的结果大部分都是由满铁的相关部门或组织刊行的，如八木的《满洲旧迹志》三卷是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分别于大正 12 年、大正 15 年、昭和 4 年刊行，《满洲金石志稿》由满铁总务部资料课于昭和 12 年刊行，还有《奉天昭陵图谱》（昭和 2 年 12 月）、《奉天昭陵调查报告书》（昭和 4 年 9 月）等。<sup>(17)</sup>另外，满铁奉天图书馆也进行此类考察成果的刊行，如《高句丽的新城》（昭和 8 年 9 月）、《关于新女真国书碑》（昭和 9 年 8 月）等等。

在地面文物考察清楚之后，从上世纪 20 年代下半叶至 40 年代上半叶的 20 年间，日本考古学家在中国东北地区自行开地掘土，启挖中国地下文物，几乎全部运回日本，至今仍存在日本各博物馆和研究室等处。日本“中国学”学者协助和直接参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大肆掠夺中国文化资源，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是日本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注 释]

① 日本考古学家三宅俊成首先在其考古学著作《满洲考古学概说》里用到此词，意即对历史文物及历史古迹的地毯式考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

③ 戴雄：《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民国档案》2000 年第 3 期，第 89-95 页。

④ [日]小黑浩司：《日中图书馆界交流的历史》，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1992 年 8 月，第 512 页。

⑤⑥ [日]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编纂：《满洲国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康德二年刊行，第 584 页，第 596 页。

⑦⑧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上），东京：朝日新闻社，昭和 54 年，第 13 页，第 53 页。

⑨ [日]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 2 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 年，第 868 页。

⑩⑪ [日]三宅俊成：《满洲考古学概说》，满洲事情案内所，康德十一年刊行，第 201-209 页，第 201 页。

(12) [日]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辽阳》（会志第三辑），康德九年刊行，第 1 页。

(13) [日]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辑安》（会志第八辑），康德十一年刊行，第 75 页。

(14) [日]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东京城》（会志第六辑），康德九年刊行，第 1 页。

(15) 王向远：《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第 75-81 页。

(16) [日]满铁调查部资料课：《社内刊行物保管资料分类目录》，昭和 14 年刊行，第 157 页。

(17) [日]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满铁刊行物目录》，昭和十五年刊行，第 191 页。

资料来源：《东北史地》2010 年 01 期

# 滿鐵與日本軍方對撫順

## 油頁岩資源的“技術研發”

王晓峰<sup>+</sup> 孙彤<sup>♀</sup>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由于中国东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日本掠夺资源的首选目标，特别是东北丰富的石油、钢铁等重要矿产，对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更是对外侵略不可缺少的军需资源。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其中最有规模的就是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掠夺。

日寇侵略东北的过程中，满铁作为日本政府的“国策机构”，积极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成立“中央试验所”等殖民地科研机构，以东北“国防资源”的调查研究为直接目的，从事“殖民地科学”<sup>①</sup>的技术研发活动，成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油页岩资源的头号帮凶。

### 一、满铁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早期调查研究

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不是从伪满时期开始的，早在明治四十二年(1911)日本就开始对抚顺油页岩进行石油炼制试验，当时，中国东北正处于日俄战争时期。

中国抚顺的露天煤矿拥有斜度 30 度左右，厚度达 300 米的优质煤层，这个煤层上覆盖着厚度大约 200 米的油页岩层，总储藏量达 54 亿吨。当时满铁技术人员在抚顺煤矿大山竖井调查时发现，从高处滚落下来的油页岩石块，有时在落下的过程中就因摩擦而燃起大火，从而推测其中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油质。随后，满铁中央试验所的青年化学家铃木庸生分析了“能燃烧的石头”的含油量，并推断为油页岩，应该说是试验的开始。此后，他又与片山岩、秋田穰、小原守等化学家共同研究，确定“能燃烧的石头”即为油页岩。

由于日本忙于处理日俄战争问题以及日本工业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不大，加之，当时油页岩技术研发不足，他们所取的油页岩矿石又恰巧是油页岩层中含油量最少的部分，所以，铃木等人的研究成效甚微，没有引起日本军方及政府的重视，更不用提工业化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大力发展工业，对石油的需求量猛增，“一滴油比一滴血还贵”<sup>②</sup>成为当时欧美各国最流行的口号，足见对石油的需求程度。

而日本，1913 年时成品油完全依靠进口，至 1920 年，原有的进口比例已占石油制品的 50%，到 1930 年时原油占 70%。当年日本的炼油能力是一年精炼 60 万吨原油，实际生产量只有 30 万吨，而日本的年石油消费量却高达 170 万吨到 180 万吨，其中海军用油为 35 万到 40 万吨。陆军和海军的石油消费量占总需求量的 26%，并且年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商船占 26%，渔船占 13%；汽车和飞机占 13%；铁路及工厂占 15%，家庭照明和取暖占 7%。

日本海军使用石油作为燃料，始于 1905 年的“萨摩”级战列舰，当时石油仅仅作为喷入燃煤锅炉的助燃剂。之后建造的“金刚”级、“扶桑”级和“伊势”级舰，在下水时仍然装有燃煤锅炉。直至一战前后，即 1913 年到 1916 年设计的“长门”级战列舰开始搭载重油专烧锅炉，此后，日本海军建造的主力舰均以重油为主要燃料。当时，欧美的石油进口占据了日本国内市场的五成以上，日本每年需花费五千万日元从美国、墨西哥等国进口原油，以满足海军用重油的需求，

<sup>+</sup>王晓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sup>♀</sup>孙彤，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满铁资料馆副研究馆员。



这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巨大障碍与沉重负担，因而，日寇急需寻找石油资源，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成为日寇掠夺的重点。

至此，抚顺油页岩作为内燃机用油的重要采油原矿引起了日本军政高层的注意，认为抚顺油页岩的炼油工业对于日本的国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业研究。在这过程中，应日本军方的要求，满铁全力以赴。

## 二、满铁与海军合作进行油页岩技术研发

大正八年(1919)，满铁将油页岩送往日本海军德山燃料厂，委托其进行试验。第二年，斋藤勘七任大连瓦斯作业所主任，进行半工业试验。试验结果，由该所员秋田穰记述，在中央试验所报告的第六辑发表。其结论说：“从油页岩中得到的原油，要改善干馏设备，改进处理方法，研究提高出油率。这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需要的增加，将来会逐渐成为有希望的事业。”<sup>③</sup> 随后，海军军工厂研究部派军工大尉金子吉三郎来抚顺进行研究，从大正十年 5 月到十一年 4 月，发表报告书 4 册，制订了在抚顺设立二千吨工业干馏厂的计划，刺激了海军加大油页岩技术研究的速度。

大正十年，通过加特留斯商会把试验材料送往瑞典，委托克尔古连教授和斯基菲尔肯公司进行分析试验。自十年至十一年，委托斯基菲尔肯公司用古城子第一露天矿的 100 吨油页岩进行试验，仅仅提炼出 1.75% 的焦油含量，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海军燃料厂也于大正十一年责成明治专门学校教授栗原监司博士、海军机关少佐上原惠道二人开始试验，采取了水平式等三种不同干馏炉进行原油提炼试验，但都没有取得预想成效。

这样的结果对日寇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连满铁的部分高层都认为，“经过这些试验，虽说不是绝无希望，但大多研究人员都持悲观论调，甚至有人断言，含油品质优于抚顺的德国符腾堡油页岩尚且没有工业提炼价值，而劣等的抚顺油页岩就更没有干馏的价值可谈了”<sup>④</sup>。

然而，抚顺丰富的油页岩资源的巨大诱惑与日寇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令满铁和日本军方不甘心放弃。大正十一年(1922)在满铁中央试验所重新组织研究，由中央试验所员木村忠雄负责油页岩项目的研发，他提出，对抚顺油页岩还并未进行充分的干馏试验，就断定它没有工业价值而不讲求利用方法，是不对的。因此建议彻底调查工业价值，对抚顺油页岩的物理特性、化学成分以及抚顺古城子露天矿的地质、地理进行充分的研究，并深入调查油页岩层的深度与含油率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恰值露天矿扩大钻探，木村忠雄从所得的材料进行调查，测定了油页岩的收油量，明确了它的品质、分布和藏量。最后得出结论：抚顺油页岩未必是贫油矿，油页岩上层即离煤层最远之处有产油率 10% 以上的优质油页岩，其下面的油页岩产油率有增有减，接近煤炭 30 米之处为产油率 5% 以下的最劣等油页岩。与德国符腾堡油页岩相比，抚顺油页岩有其特殊情况。随着露天开采的进展，油页岩必须掘凿和排除，这就节约了油页岩工业最大费用之一的采掘费，同时，它的废料是井下填充材料。这样可以降低开采成本，这些有利条件都是德国油页岩所没有的。试验一旦成功，抚顺周边的地理、地势、水源、动力能源等条件，使抚顺炼油厂在建立地点、产品运输、廉价劳动力的提供等方面都有着其他各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看到这一结论，日本军方决定再投入拟试验费 9 万元，继续同中央试验所协作进行研究。在大连满铁中央试验所，将苏格兰式干馏法、德山海军试验干馏法、瑞典炼油法比较研究，寻找最佳方法。大正十三年(1924)，研发人员选择上、中、下三种品质的试验用油页岩矿，每种 30 磅，由高田商会送交英国苏格兰班法斯顿工厂主任、化学家伊·耶姆·别列，委托他进行试验，之后，又由抚顺煤矿工业课员长谷川清治和木村忠雄送去 500 吨油页岩进行工厂试验，并于大正十三年由栗原监司博士、上原惠道少佐等人前去英国参观、考察油页岩情况，

冈村金藏去美国学习开发油页岩技术。后来证明，在油页岩干馏用的多种样炉中，以苏格兰式为最好，收油率很高，原油品质好，硫胺回收率也大。但同时认识到，假如在抚顺也采用这种样炉，除去所需工程费，仅直接建设费用就需要 600 万元，其生产成本，即在抚顺交货亦将高达每吨 40 元，作为工业产品很不划算，而且，抚顺有其地方特殊条件，不一定采用苏格兰式。最后经过研究，决定采用带有抚顺研究创造特点的内燃式干馏炉提炼法。

### 三、满铁与陆海军共同策划筹建抚顺油页岩工厂

日本侵略者为了尽快实现油页岩技术工业化，从大正十四年 5 月 21 日至 28 日，在大连满铁本社，聚集了 24 名权威人士，安广社长自任委员长，召开油页岩事业的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安广伴一郎社长、赤羽克己、梅野实理事、冈虎太郎兴业部长、贝濑谨吾技术委员长、嘱托预备海军少将牧野丰助以及从海外归来的冈村金藏、长谷川清治、木村忠雄、大桥赖三等人，海军军需局第二课长西义克大佐、海军燃料厂研究部上原惠道少佐，陆军兵器局长大桥顾四郎少将、兵器局森田广大尉，航空本部内田三郎中佐，学者有大岛、陆军省嘱托工学博士田中芳雄、海军省嘱托工学博士栗原监三、大岛义清。

会议就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在抚顺按照苏格兰式建造每日处理 2 千吨矿石（山本条太郎任满铁总裁后改为 4 千吨）的机器设备的建造费、营业费等计划，逐项讨论，从重油、粗蜡、硫氨等产品，到水电煤的消耗量、价格都进行详细的研究。海军方面由于急需舰艇用重油，主张采用苏格兰式炼油，立即进行建厂试验。而满铁方面梅野、冈村、贝濑等技术骨干则提出苏格兰式炼油成本过高，主张再建造各种试验炉进行一、二年的研究，提出“研究论”即“自重论”。

冈村根据迄今的研究和海外视察，主张内热式，但不单纯是那种普罗鸠萨式，而是把干馏炉和气体发生炉分开，使发生气体用于加热循环的所谓抚顺式研究。

会后，满铁再次投入试验费 20 万元，进行干馏预备试验。大正十五年 3 月 1 日着手设计试验炉，8 月 30 日装配完毕，9 月 18 日装入油页岩，及至形成炉内火层，才在 10 月 8 日炼出油页岩。经检测，认为成本低、油质好、出油率高，工业试验良好，决定采用带有抚顺研究创造特点的内燃式干馏炉建厂。

满铁与日本军方合作研究的“抚顺内燃式干馏炉”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抚顺油页岩的工业化即将开始，日寇将有稳定的“油库”支持其侵略扩张，这令日本军政界高层欣喜若狂。

前满铁顾问、海军中将水谷光太郎在其《满洲液体燃料事业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洋洋自得地说，“今天世人所以瞩目并且非常重视抚顺油页岩工业，就在于它的藏量很大，可以生产大量油页岩。仅以抚顺古城子矿区一年 400 万吨的出煤量来计算，古城子每年产油页岩达到 600-700 万吨，那么 30 年间可采油页岩 2 亿 1 千万吨，按照 5% 的出油率，可得油页岩总量为 1 千万吨，每年平均可生产 33 万吨油页岩，相当于日本国内的石油年产总量。这是仅以抚顺古城子附近的露天矿区为例计算的，如果再加上抚顺的大山南坑、杨柏堡、东岗等露天矿区的油页岩矿藏，那油页岩产量会更多。抚顺的露天煤矿上覆盖着厚度大约 200 米的油页岩层，其中离煤层最远之处有产油率 10% 以上的富矿，在接近煤炭 30 米之处为产油率 5%-1% 的贫矿。如果按照含油量 5.5% 以上的标准来计算，100 年内可开采油页岩约 20 亿吨，平均每年可处理 2000 万吨油页岩，干馏出油页岩约百万吨。如果按照抚顺油页岩的总量 54 亿吨，以平均 5.5% 的出油率来计算，总共可提炼原油量达 3 亿吨，相当于美国天然石油埋藏量的五分之一，以我国今后每年消耗重油量 400 万吨来计算，可持续开采 75 年之久”<sup>⑤</sup>。根据世界上地下埋藏石油的寿命来看，甚至连美国都不能超过 20 年，而抚顺矿区却拥有如此丰富的油页岩，满铁及日本军政界高呼这是日本帝国的“天来福音”。

于是，日本侵略者立即筹建抚顺炼油厂，满铁会社投资 960 万元（实际追加

投资 1040 万元)。建厂用地选在抚顺大官屯站内南侧，东西约 500 米，南北约 300 米，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两年内建成一座有 80 座抚顺式干馏厂为主体，并拥有粉碎、硫氨、蒸馏、粗蜡、锅炉等厂和其他附属设备，每日干馏 4 千吨油页岩，年产 5 万 3 千吨重油、1 万 8 千 2 百吨硫氨、9 千 4 百吨粗蜡、4 千 8 百吨焦炭的大炼油厂。

昭和三年(1928)2 月，满铁设立临时炼油厂建设办事处，负责厂房建设工作。昭和三年 3 月，东北大地尚处于冻土状态，“心急如焚”的满铁等不及土地解冻，就下令在地上燃烧煤炭化冻，随即开始基础工程，4 月又敦促订购加速制造的机器，机器到后立即安装。满铁及日本军方为了尽快建厂出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投资达 1 千万元。昭和四年底抚顺炼油厂正式开炉炼油，但由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不足，昭和五年 5 月才竣工。

日本海军为了尽快获得重油，在抚顺炼油厂还未建成前，就急不可待地与满铁签订了关于油页岩的协定。“据日本石油时报昭和三年 8 月号所载，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长(总裁)山本条太郎与日本海军冈田大臣，关于油页岩采油事业交换意见，并协定如下，抚顺炼油工场所产石油全部由海军方面依据时价收购，万一时价于满铁方面有损失时，全部损失由海军方面补贴”<sup>⑥</sup>。日本陆军也不甘落后，1932 年 12 月，关东军由特务部提出了掠夺石油的方策：将抚顺油页岩厂生产的油页岩一部分炼制成挥发油。如果成绩良好，即将现在生产的全部原油炼制成挥发油，同时尽可能的扩大炼油厂的规模。规定炼制出的石油绝大部分用于军用燃料，并对其销售实施统制。<sup>⑦</sup>

满铁为了掠夺抚顺油页岩资源，支持日寇的侵略战争，从 1908 年开始资源调查直至 1928 年建炼油厂，“总共历时近 20 年，前后投入研究经费 50 万日元，召开技术委员会会议 30 多次，提供试验用油页岩 7000 吨”<sup>⑧</sup>，可谓是竭尽全力为日本军方服务。此后，满铁为满足日本陆海军的要求，由满铁中央试验所相继研制出海军用柴油(2 号重油)、陆军用汽油、润滑油、航空用挥发油、轻灯油等品种，增加了煤炭液化研究，并于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前两次扩建西炼油厂规模、七七事变后再次新建东炼油厂，从原油品种及产量上满足日本军方的战争需求。从此，抚顺炼油厂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吸血管。

#### 四、是开发还是掠夺

满铁所从事的“殖民地科学研究”，无疑是为日寇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对外侵略扩张服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必然随着日寇的灭亡而解体。战后，日本的进步学者开始满铁“殖民地科学”的侵略性研究，并出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出现了肯定“殖民地科学”的观点，质疑满铁科研机构的侵略性，也就是所谓的满铁对中国东北“开发建设有功”的荒谬观点。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反思：

第一，从满铁成立“科研机构”的目的来看，满铁成立之初，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一系列殖民统治的方针、政策，即“著名”的“文装武备论”，就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进行殖民统治。以此为思想基础，满铁成立了包括中央试验所在内的一系列科研机构，建立起“典型的殖民地科学技术体系”。可以说，满铁作为日本政府的“国策机构”，它设立的目的和性质决定了“满铁殖民地科学(包括油页岩技术在内)”的野蛮性侵略。

第二，从满铁油页岩技术研发的服务对象来看，满铁最初调查抚顺油页岩资源就是受日本军方之托；之后，油页岩的调查研究及建厂，都是满铁与日本军方合作完成的。抚顺炼油厂建立后，满铁中央试验所研制的海军用柴油、陆军用汽油、润滑油、航空用挥发油等油页岩种类的多样化、原油的精练、提纯，以及以增产为目的的多次扩建、新建炼油厂，都是以满足日本军方的燃料需求为目的。据满铁年报统计，自昭和四年(1929)至昭和十八年(1943)，满铁通过抚顺炼

油厂共掠夺油页岩矿总量 63 165 099 吨,其中,干馏油页岩总量 41 474 613 吨,粗油生产总量 1 940 702 吨,重油生产总量 993 788 吨,2 号重油生产总量 160010 吨,挥发油生产总量 108 796 公升,1 号轻油 19 746 公升。<sup>⑨</sup>此外,还有石蜡、焦煤等副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除满铁自用之外,全部运往日本国内与满足日本陆海军燃料需求。为了感谢满铁对“帝国圣战”所付出的“努力”,1942 年由日本海相亲自发来贺电,以日本海军军令部永野部长与鸠田海军大臣之名,对以大村总裁为代表的满铁中央试验所和抚顺炼油厂表示感谢。日本海军能在夏威夷海战(偷袭珍珠港)中取得辉煌战果,满铁研发的 2 号重油的作用“功不可没”。<sup>⑩</sup>可以说,“满铁殖民地科学”直接服务于日寇的武装侵略。

第三,从满铁遗留的资料、技术人员等对新中国建设的角度来看,战后,这点也多是日本右翼自夸“满铁建设东北”的一点,但事实绝非如此。日本战败前夕,满铁调查局长内海治一受满铁总裁之命,亲自向中央试验所最后一任所长丸泽常哉下达命令,“我们的资料决不能留给中国和俄国,必须全部焚毁,研究工作到此结束了”。而丸泽常哉认为试验所的研究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不能焚毁,竟然抗命,将研究成果交给了中国和俄国,并带着部分研究人员留在了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说,“满铁科研机构”从事的资源调查与科技研发等“殖民地科学研究”,是与日本军部的武装侵略密不可分的,它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又是日寇发动战争的支柱,具有鲜明的侵略性。

[ 注释 ]

- ① 梁波、陈凡:《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中国科技史料》第 22 卷,2001 年第 2 期。
- ②⑤⑧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4792 号,水谷光太郎:《满洲液体燃料事业的回顾与展望》,1938 年 12 月,第 10—11 页,第 4—5 页,第 9—10 页。
- 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4811 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报告:《关于抚顺油母油页岩的研究》第十四辑,第 11 页。
- ④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0232 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第二次十年史》,1928 年 7 月,第 799 页。
- 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12367 号,虞和寅:《抚顺油页岩与制油工场》,东北矿业记手稿,1930 年 9 月,第 41—42 页。
- 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7073 号,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石油统制方策》,1936 年 5 月,第 5 页。
- ⑨ 根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9767—09778 号,《满铁统计年报》1929—1943 年统计数据、第 04745—04750 号,《满铁抚顺碳矿统计年报》1943—1944 年统计数据总结而成。
- ⑩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35836 号,满洲技术协会:《满洲の技術》(第 19 卷第 161 号),1942 年 8 月,封页。

## 想看看舊大連車站的現在形象

清流叶

我认识的一位日本人生在大连，长在大连，20岁时才回到日本。他喜欢收集大连有关的照片资料等，关心着现在的大连变化与进步。前几天他问我，有没有旧大连车站的现在形象，而且想要正面形象。我向博友要了一张，发现不是正面的，而且他也有这张。没办法，我只有在网上求助大家了。

过去日本人把大连港称为大门，那后门就应该是大连车站了。满铁创业当时，新建了奉天，抚顺和长春三大车站，旅顺车站是延续东清铁道时的车站，建于1900年，木制建筑。旧大连车站也作为临时建筑使用，并没有新建。正式开通在1907年，一天的客运量在755人左右，到了1935年客运量达到了4355人，增加了6倍。这个车站一直使用了30年。

旧车站的位置之所以在此处，是因为东清铁道建起的行政市街区在露西亚町。日本占领大连后，开始的大连民政署设立在原东清铁道汽船本社旧址，满铁本社设立在旧达里尼市厅舍，都在露西亚町。车站设在露西亚町成了理所当然，而且正门也朝北，面对着露西亚町的方向。

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中心地转移到了大广场一带。大连民政署移到了大广场，满铁本社也移动到了东公园町。到了1920年，大连的中心完全移到了满铁线路的南侧，大广场为中心。旧大连车站被留在这里。

旧大连车站从190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已有106年了，而且还存在，真是奇迹。博友说那里因为是铁路的房产，所以免遭毁灭。把它整修一下，也是个极有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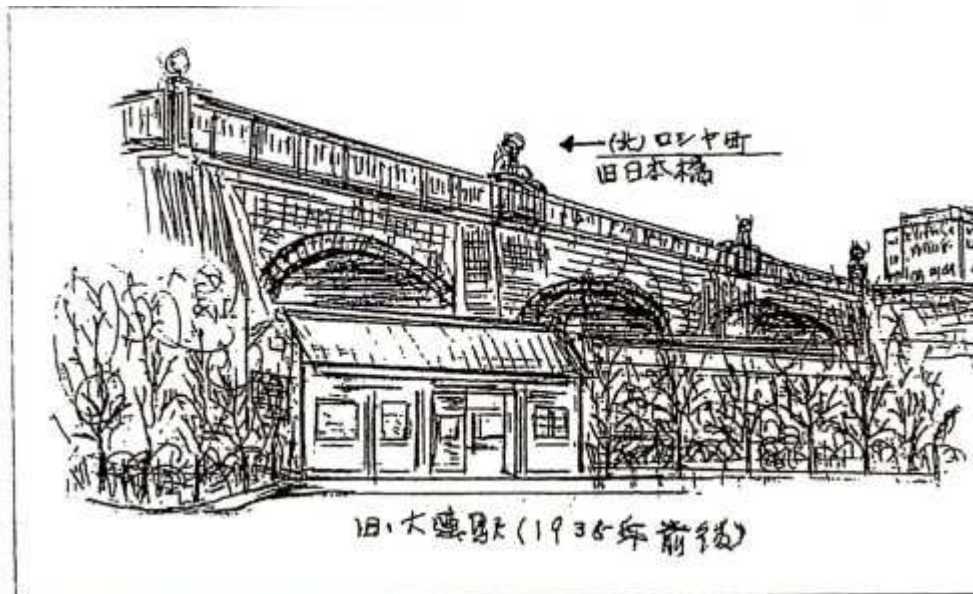
这张照片是一位日本人老大连在1995年的摄影，旧车站仍保存下来，感到惊奇。



旧大連驛舎 新大連驛へ移転後も取り壊されずに残っていたとは驚きである (1995年 青柳龍平氏の撮影による)



上图右侧的箭头是指旧大连车站的位置。





吉田初三郎 画 烏瞰図「大連」(4分目)

大連駅  
STATION OF DAIREN



右側に給水塔が建っている

下面这张照片是爱新觉罗从旅顺到旧大连车站的情景。

### 旧大連驛前広場

昭和7年(1937)3月6日 満洲国執政に就任のため、  
旅順ヤマトホテルから長春(新京)へ向かう愛親寛羅  
溥儀が大連驛前に到着した時の光景 駅前唯一の写真

圖  
冊



期待博友提供旧大连车站现状（正面）。

资料来源：清流一叶的 BLOG (<http://blog.sina.com.cn/qingliuyiye>)